

不能遗忘的九岭

郑谦 (市直)

一座山,一个地名,既是一个历史文化符号,又是一种乡愁的寄托之所。

在外地工作几十年,常常会有人问,您老家哪儿?湖北通城。通城哪儿?九岭!

湘鄂交界的幕阜山麓,有一片险峻的山岭,由阳雀岭、猴姑岭、狮子岭等若干个山岭组成,称为九岭,九是概数,意思是很多的岭。这些山岭奇峰突起,连绵错落,成为一道天然屏障,特别是象鼻嘴一段尤为陡峭险峻;湘鄂公路沿山崖通过,有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之势。由山崖极目远眺,底下是肥沃的马港畈和缓缓西流的隽水河。

九岭是竹乡,青翠的楠竹漫山遍野,到处都是,山村的房前屋后,更是茂盛。农家的背篓、晒簾、菜篮、竹床、竹椅都是就地取材制作而成,又精美又实用。八十年代初,人们把竹编工艺品送到广交会上展销,被记者写出“土篾匠三下乡”的报道,曾经轰动一时。竹笋富含纤维和氨基酸,可食用,冬笋可煮鸡汤炒腊肉,春笋可做成笋干储藏,笋干炒肉是一道地方名菜,逢年过节必不可少。

九岭又是茶乡。这里气候湿润,山上的茶叶吸天地之精华,养云雾之神韵,极具生态特色,有清心明目、益寿延年的功效。山乡农活再苦再累,一壶茶喝下去,浑身就来了劲。客人来了,不管是否认识,都会敬上一杯花椒茶,乡邻串门也是如此。改革开放后,九岭云雾茶成为一个品牌推向五湖四海,一大批农民成为了茶叶流通的致富能手。

九岭也是酒乡。这里的山泉水富含矿物质,清澈透明,沁甜可口,用百丈潭山泉酿成的百丈潭酒一时成为地方名酒,是县办工业的一块牌子。九岭人有家家户户酿酒的传统,逢年过节请客送礼,都用自家酿出的酒。先将大米煮熟,趁热加上酒曲拌匀,保温发酵几天,有酒味了便上笼蒸酒。热酒从一个木洞槽里流出来,用细缸承接,蒸笼上盖上锅盖盛满水,以水温掌握蒸酒时间,换两三锅水就酿成了。第一锅水时酒最浓,第二锅次之,第三锅就淡了些。米酒熬好后,酒糟用来喂猪特别育肥。由于水好米好,虽是土法酿制,却是十分醇正。农家常以家里有几袋存粮,家

里有几缸米酒,作为日子过得滋润的标志,酒缸用泥巴封口,越存越香,舀出来浅黄透亮、入口甜爽,呷上一口浓香直入心田,真是爽透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九岭的高山流水也被有效利用,五十年代,九岭是闻名全国的合作化先进典型,翻身农民从百丈潭开凿一条百里长渠,引水灌溉,开启了战天斗地的壮丽篇章。很多村湾都用上了自来水,用竹子做水管,用苕麻做缠带,告别挑水吃的日子,还用木车转动碾槽,办起了米面加工厂、造纸厂,山乡一片欣欣向荣景象。人民日报给予了报道,原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女儿李特还专程到九岭清凉大队调查研究、体验生活,住了两个多月。时任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到这里考察,被翻身农民的热情所感动,写下了“高峰不为高,干劲冲云霄,行动震山岳,跃进红旗飘”的诗句。70年代,百丈潭水系被开发利用,建成了百丈潭梯级水电站,一水多用,五级发电,被誉为“山乡明珠”,全国很多地方都来学习参观小水电的

经验。

九岭横亘湘鄂边界,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是武汉到长沙交通的天然屏障。曾国藩曾经说:“保长沙,必先保九岭”,可见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1940-1942年,中国军队先后出动四个师坚守九岭两年多,大小战役百余次,歼灭日军千余人。开始,在日军的立体攻势下,九岭阵地一度失守,军长鲁道源亲临前线,带领部队浴血奋战,保住了九岭,极大的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日信心,被后来世界军事史称为“不可逾越的悬崖”。战斗结束后,鲁军长在九岭亲笔书写“立马九岭”,竖碑留念。可惜这块石碑后来被毁。近几年,当地有识之士自发捐资重塑石碑,对抗战战场遗址进行标示和保护。英雄的九岭,在人们心目中永远高耸挺拔,令人敬仰。

九岭原来是通城县一个行政区,是全县的六个区之一,乡镇撤并时,变成了一个镇。令人遗憾的是,如今的地名里再无九岭。但是,九岭的历史印记,风土人情和地标特色仍然在人们记忆的河流里,奔流不息。



创文,我们一直在行动

邓林 (市直)

2018年,是一个值得所有咸宁人铭记的年份,因为这一年,咸宁吹响了向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进军的号角

此后的三年是砥砺奋进的三年,市领导的高度重视让越来越多的人如涓涓细流汇集,为创文这艘大船的扬帆远航而全力以赴

此后的三年是披荆斩棘的三年,各成员单位积极参与,创文已不分你我,走在大街上大家有一个共同、光荣的名字

从2021年起,创文在咸宁早已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,它是呈现在街头的整洁井然有序,更是市民信步于公园的鸟语花香

从2021年起,创文在咸宁更是那些动人的红色,这些志愿者是交通劝导员,是文明宣传员,更是城市文明的践行者

社区和下沉的干部,走进小区和背街小巷,清扫着昏睡的醒醒,倾听着群众的心声,回应着期盼

创文,我们一直在行动,毋需更多理由,因为我们的城市正要经历一次文明的脱胎换骨!

创文,我们一直在行动,作为普通市民的,我们不再是匆匆的过客,大家在一言一行的提升中去履行庄严的承诺,为创建添砖加瓦!!

创文,我们一直在行动,一句铿锵有力的口号坚定着我们的矢志不渝,迎着朝阳,送走晚霞的,每一天为摘得国字桂冠而舍我其谁!!!

在江南,寻一苇芦花

方钰霖 (嘉鱼)

在江南,寻一苇芦花,寻白湖深处的斗笠、蓑衣、炊烟,寻柳下的一帘幽梦,却始终无法缩短家和家之间,陌生的距离

在江南,水仙花从水中绽放,我却不在这里,手中握紧的青丝和白玉,看手背上篆刻一方篆刻的印章,饮一杯,泡断肠草的酒

然而你还在那里等,等一阵风,等复活灵魂最远的距离,等活着的乡音,等背篓里的蓑刀,桃核,和萤火虫,等我的一双脚,越过三湖连江

九尽花开,莺飞草长,回荡在湖心岛上香樟的记忆,泗渡,泗渡水乡,一群野鸭扑腾稚嫩的翅膀,和夕阳西下的烟雨

物是人非,鸟尽弓藏,打开窗户的不都是春风,还有白雾,还有长长的时光,翻开泥土深处的戈笔草根,已找不到远去的少年



童年时光

曹荷香 (通山)

微风徐徐,轻咬着耳朵;清脆的鸟鸣在林间回响;小河里的浪花翻着跟头,凉凉地流向远方。此时,我正走在通往花纹小学的小桥上。花纹小学,承载着我那快乐的、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。

这是我小学毕业后第一次近距离的靠近她,走进校园,入眼的是个操场,操场上的旗台上,方红旗高高的随风飘扬。蓝蓝的天空,白色的云朵,悠闲地漫步。往东边旗台处上台阶便是三层的新教学楼与老师的办公室。校园已经找不到上学时候的半点影子!

是呢,距小学毕业26年了,26年能使一个小娃娃成年、结婚、生子;能让中国从组建北京航天的飞行控制中心,到“神舟一号”飞入太空,到现在的“神舟12号”飞入太空,正式进入太空站时代。

但这并不妨碍她在我脑海里清晰的原貌。当时的学校似个四合院,校门是敞开的,似乎没有门。走进来便是坑坑洼洼的泥土小操场,东北面是教室,东南面是六年级教室和学生宿舍,正前方是教师宿舍,教师宿舍的右手边下台阶的地下室是厨房,左手边有个小门通往做体操的大操场。

操场是我们的乐园,每次下课铃声一响,我们便一窝蜂地涌向这里,那时男生玩得最多的游戏有“打纸包”、“弹珠子”(磕亮珠),女生玩得最多的是“跳皮筋”、“跳房子”。当时穿的鞋子破损得最快的是鞋头,那是“跳房子”跳的。

操场后方的大片茶园,便是我们的“聚财”之地。当青青的茶园上刚刚冒出绿绿的嫩芽,其间便有了我们的身影。每次吃过晚饭,我们便约上三四个小伙伴跑进茶园,扑在茶树丛中,“嚓、嚓、嚓”的声音,就像一首美妙的乐曲。

犹记得当时的老北京方便面是五毛钱一包,后来涨到七毛。我每次采了茶,总会买上一包,快乐地嚼着,眼睛里透着无限的满足——那真是世间的美味啊!甚至手指上的调料粉末都舔得干干净净。现在有时也偶尔买上一包,嚼在嘴里却怎么也嚼不出当时的那个味!

六年级时,我收到男生送我的画,我悄悄地留下纸条,把画塞进了墙壁的洞里!那时还会时不时地停电,停电的夜晚,我们便点上蜡烛自习,昏黄的烛光静静地笼罩着我们,偶尔抬起头往窗外望去,看见月光下的柏油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……

走出教室,碰上刚准备进教室的老师,激动之余,寒暄许久!昔日风华正茂的老师已是两鬓斑白,虽临近退休,但依然容光焕发,不减当年的教学热情!

立于走廊,这时夕阳就要落下山头,校园后的茶园不见了,旁边的小道也不见了踪影,只有一条车宽的车道不知道伸向何处。小学早已改头换面,但我的心底对她依然有着亲切与熟悉。只是,这么多年过去,在时间这条无声的河流里,童年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!

如今我家吃包坨,有些像酒徒吃酒。每逢佳节,或有朋自远方来,或闲暇无事,只要嘴巴一馋,皆是由头。

然而物质匮乏年代,包坨在我家是不到除夕不见踪迹的。它同喂养到腊月二十几才肯屠宰的牲猪,红火火火的春联,大年夜恣肆烧旺的炉火相呼应,踩着细碎的脚步闯进门来,颇具仪式感。

一只包坨的好赖与口感如何,关键在于猪肉的口感和制作坨皮的薯粉。母亲干瓢漏万瓢地喂猪,猪肉口感无可挑剔。如今就薯粉来说,十元一斤随时可以买到质量超好的,而在故乡东港,一只普通的红薯是来之不易的。



怀念野菜香

敖琼 (市直)

生活在城市,季节变换,除了穿衣不同,如果不仔细留意,则一年四季的食物随时可以看到。应时而食的遗憾,已经被超市随时丰富的供应所掩盖,同时却也少了一份感时节序的惊喜。只有田间地头泽畔那些野菜,无法被高科技的种植技术所复制,无法被科技所征服,依然遵守着自然的规律,与有心的人们,在每年的特定时节来一次一年一度短暂的邂逅。因此,每当春来,桃红柳绿固然让我赏心悦目,但让我深深惦记的,却是那些童年记忆至今的野菜。好像看到熟悉的野菜,我便瞬间回到了童年,那所有关于故乡的回忆便鲜活起来,让人莫名的亲切和温暖。

想起野菜,我最爱香椿。在我老家十堰,香椿叫“春芽儿”。儿时的记忆中,每当门前桃红柳绿之时,屋前坎下河沟边那几株香椿树便好了似的,齐齐露出小芽儿,过不了几天,光秃秃的香椿树上,便有了绿叶红边小小的椿芽儿。等上两三日,我们便奋勇先去攀折树上那一抹香气。枝头高处不易得,我们便把一根竹竿顶头劈

开,横嵌入一段短枝,自制成简易的夹杆,在香椿树下一站,不过一会,便夹下来一蓬蓬嫩嫩的香椿。回家用水简单冲洗,剁成碎末,打入两粒尚带着鸡窝余温的鸡蛋,搅拌均匀下锅摊饼,那独特的香味氤氲整个厨房,让人老远就知道这是春天的味道。

想起野菜,我总会想起外婆。个子不到1米5的她,是如此勤劳、简朴和能干。春天的时候,她总会踮起小脚掰香椿芽,她会去山坡上向阳处寻找成片的蕹菜,一根根焯水晒干,她也会去河沟边寻找野生的鱼腥草绑成小把小把,然后将这些都装进她的竹篮,在翌日清晨颤巍巍走向镇上的集市。而每当她上街回来,年幼的我们往往便多了一块饼子、一根油条、一个碗糕(米糕)或者一个油糍儿(面窝)。要知道,幼时家贫,春来正是米粮告罄,上顿不接下顿之时。这些各种各样的野菜,让我们带来香椿炒蛋、凉拌鱼腥草叶、地米菜饺子、蕹菜炒腊肉等各种各样的美味,还让我们得以换点零钱购买零食。这给我们贫苦的生活,带来满心的希望和光彩。而记忆中

那些独特的美味,仿佛凝固在我的味蕾,永远不曾走远。

所以每每,我总是要特意去街边挑选一把野菜,按照无师自通的方法,把一盘野菜端上餐桌,然后细细咀嚼。从头到尾,我都满怀愉悦,这个过程甚至让我暂时忘记,自己是一个异乡游子的事实。我想我眷恋野菜,不仅是眷恋它的味道,更多的则是感应来自大地母亲的恩泽,让久居城市、远离故乡的心灵得到一丝慰藉和滋养。一把野菜,竟成了我与故乡最简单的情感连接。

时至今日,我家的老房子早已拆掉成了一堆废墟,不知门前房后是否更多了野菜,不知坎下河沟边的香椿树是否还在?幸福的是,就在清明节的今晚,我打电话回去,80岁的外婆正在整理当日刚采摘的鱼腥草,准备明日上街去卖菜,如同她过去几十年的春天一样。在我的世界中,故乡早已远去,而外婆还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在家里重复着简单快乐的生活。我想,外婆其实比我幸福。待明年五一节,我要回去看看。

味地翻动,只等母亲一声召唤,他便将袖帮忙。

浑圆的包坨在锣锅里翻腾,满室清香漫漶。味蕾在汹涌,嘴角似有一泓清泉不由自主地流淌。撩人的感觉一直持续到包坨随着甜甜的肉粒扒拉进肚腹才算完结。我那长期被萝卜青菜填满了的胃肠道,猛然被油星浸染,第二天稍稍哈气,喉咙满是适意的味道,如同茶杯里不断涌现亢奋的雪沫与乳花,几口消受不了。

这些年母亲包的包坨,个头比原来小,更加看重营养搭配。可是,我还是怀念贫朴年少时,与父母一起做包坨、吃包坨的那份温馨。

包坨香满天

朱丽平 (通山)

了母亲做包坨的宝贝。

除夕一早,母亲开始为包包坨做各种准备。父亲开始贴春联,长长的条幅一个劲的在风中炫耀喜庆。一时间,温馨与快乐在整个庭院流淌,全村最热闹的数就我们这一家。

母亲做的包坨内馅要求鲜美,外皮讲究浑圆白亮。馅料各自比例多少,颗粒多大,母亲绝不含糊。肥肉,瘦肉,油豆腐子、花生米、笋干必不可少。母亲如做女红般耐心不厌其烦。切碎后的馅料装入容器,如在神龛前摆放供品一样小心翼翼。蒸芋头、揉粉等工序统筹安排,炒馅要炒到恰好,粉团要揉到不粘手。父亲在一旁端着书卷津津有

父亲撬一块顽石,太阳穴和手背青筋条条突起。母亲挖一通树根,脸颊通红,手掌也红,泥浆溅到裤腿又流到地上。收工了,地上深深浅浅的脚印,一个脚印一窝泥水。泥水在我眼里是父母恣意横行的汗水,歪斜的脚印是土地侧起耳朵在与父母窃窃私语。新地作了红薯的温床,风霜雨雪是它吮吸的乳汁,鸟语与花香为它日夜弹奏催眠神曲。

嫩嫩的茎,沾上泥就生根,新叶、藤条蔓延,团团墨绿很快盖满整块地。红薯由根系长成卵状,直到拳头大,碗口大。一阵秋风扫过,随着父母吱吱作响的扁担,沉沉地回了家。接下来,连续数日抢好天气打薯粉。蕴藉着天地灵气和日月精华的薯粉,终于成